



潘郎憔悴



美国

萧

逸著

蕭逸作品全集（之二十六）

潘郎憔悴

「美国」蕭逸

潘 郎 憔悴

(上、下)

(美国) 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6.375 印张 4 插页 615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8—051

ISBN 7—80605—728—5/I • 633

定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25000)

十四

管照夕本不知来人是谁，既发现是一个姑娘家，怒气也就消了一半，无形中起了“怜香惜玉”之心，只想问她几句，对方如是一无知女流，也就放她回去算了。

谁知道她这么一哭，倒令管照夕一时失了主张，他向前赶上了一步，那女孩却猛然仰起了脸，犹自哭道：“你看看我是谁吧！你干脆打死我算了……”

照夕甫闻这少女声音，已自吃了一惊，再仔细向这姑娘细一打量，银色的月光，正照着她瓜子脸儿，那噙着泪的一双剪水双瞳……那如晚风轻轻飘起的发丝……不正是连日来令自己神魂颠倒的人儿么？……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颤抖地道：“姑娘……是你……你怎么会……”

原来这少女不是别人，正是江雪勤，这时似已痛得花容失色，她一只手撑着半倾的身子，兀自玉齿紧咬，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照夕慌忙抢上前，伸出手惊恐地道：“姑娘！我不知道是你……伤着了没有？”

他说着话，目睹着雪勤那种痛楚的样子，只觉得一阵心酸，差一点落下泪来。

江雪勤把他伸出的手向外一推，不想却因用力过急，她身子本就没有站稳，再加上两肋疼痛难当，只觉得双腿一阵发软，不由住娇喘了一声，却又噗嗤的一声坐倒在地，照夕不由大吃

一惊，当时上前一步，双手一捧已把她抱了起来。

江雪勤这时乱踢着双腿，一面哭道：“你放下我……放下我……”

照夕面红过耳，这一刻他心就如同刀扎似的难受，他忍着要流的泪，一面叹道：“姑娘已为我伤了穴道：“，只待我为你把血脉解开，任你自去，我定不阻你如何？”

他一面说着，也不管雪勤愿不愿意，就直向自己书房走去。江雪勤本是拼命地挣扎着，可是这一刻，她听了照夕的话之后，却是不再动了。

她用那双浸满了眼泪的眸子，注视着照夕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谁要你给我解穴道？你放不放下我？”

照夕见她自从那晚之后，对自己态度，竟是完全变了，知道是恨自己薄情，其实又怎能怪自己？她既忘情于前，如今名花有主，又何能再叙旧情于后？当时心中不由感伤地忖道：“你不怪你自己无情，反倒恨起我来了，真是好没来由！”

可是这多年以来，昼思夜梦，仅此一人，虽说她已寒透了自己的心，可是面对着她如花的面容，再听到她娇嫩的声音，又怎能令他不为之心动？何况照夕又伤了她，岂有让她带伤而去之理？

当时心念及此，一任雪勤冷嘲热讥，却是不发一语，一径往室内行去。

雪勤一连骂了他好几句，对方却似直如未闻，她也就不再骂了。

只是睁着那双大眼睛，注视着照夕，月光之下，只觉对方星目之中，亦似含着滚滚欲出的热泪，分明已为自己的话，深深伤了他的心，江雪勤本是气头上的话，其实内心，这一刻，真恨不能永醉于照夕怀中。

此刻目睹照夕难受情形，不由芳心一软，由不住忖道：“我不骂我自己，却如何反倒去骂他？人家又哪一点错了？千里迢迢地回来找我……我既忘情嫁了旁人，如今已是有夫之妇，又何能怪他薄情呢？”

这么一想，不由顿时觉得身上一凉，心中一酸，由不住眼泪又淌下来了，再也不想骂照夕一句了。

这时照夕已双手捧着她的，来到了自己房中，他轻轻地把她往床上一放，脸色苍白地道：“姑娘请勿要惊怒，实在都怪我下手太辣毒了……我现在就给你瞧瞧……”

说着长长叹息了一声，为了表示他心迹光明，他把门和窗子都打开来，把桌上的灯光拨到很亮，他心中这一刻真有说不出的滋味，既感伤于这份孽情如何终了，复因下手伤了雪勤，令自己懊恨终生，自己伤她本是无心，可是也许她倒误以为自己是存心的了！

他面对着窗口，想到了伤心处，不禁又长长地感叹了一声，暗把银牙一咬，转过了身来，心说：

“我已对她问心无愧，也就是了，如何期艾至此，也未免太以情痴了！”

想着强作笑容道：“方才愚兄因一时鲁莽，伤了贤妹，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，好在贤妹自擅解法，已开了穴道，此刻待愚兄略施和血之法，与贤妹推拿一番，略释前罪，尚希贤妹不要过于见罪才好！”

他说着话，真是连看雪勤一眼也不敢，一时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一步步走近了床边，江雪勤倏地由床上翻了一个身，一只手撑着床，勉强坐起讷讷道：“不用……我已……不痛了……我要走了，要是给外人看见了，如何得了？”

照夕苦笑了一下道：“我们之心可鉴天日，又何怕外人得见？”

再说此处也没有什么外人！”

他目光如两道炯炯的炬光，逼射着雪勤，似有一种磅礴正气，江雪勤在他这种目光之下，反倒显得有些畏缩了！她娇喘着又躺下了，一时闭上了双目，那说不尽的痴情、感伤，早化作了无穷的泪水，一粒粒却滑向了照夕的衾枕之上！

照夕见她似已默允，不由叹息了一声，伸出双掌，在雪勤两肋上，隔着衣服轻轻揉抚了一番。

雪勤遂觉得两股热流，由照夕双掌掌心内，直贯进身来，一时全身大热，她心中不由暗暗赞叹不已，暗忖道：“想不到他今日，竟学会了如此一身绝艺，这种内力，分明已是练成了内家罡气劲功，听师父说，这是内功到了极点的功力，却想不到他小小年纪，竟能达此地步，真是难以令人相信。”

想到这里，一时忍不住张开了双目，正触着心上人那英俊的面影，只离着自己面前不及一尺，由于他身形半倾的缘故，那条黑油松枝也似的大辫子，却由他颈前直垂下来，辫梢已触到了自己颈边，只觉得痒痒的十分受用，她的脸在这一霎时，蓦地红了，一颗芳心，更是通通跳不已。

她本是一心地纯洁、极为公正开通的女孩子，试想在本卷首集里，和照夕的言笑举动，是如何的大方天真？可是如今却又如何会改变至此？

说来这也难怪，如果我们由她的青春年华，相思刻骨，久别重逢等等因素上去着想，她的态度也就是很自然了，并不足为奇，倒是照夕的老成持重，反倒似与情理不合了！

他几乎连床上雪勤，看也不敢看一眼，只是运用着双掌，在她两处穴道上来回运转着，约半盏茶之后，他后退了一步，红着脸道：“姑娘感觉如何？是否好些了？”

江雪勤猛然坐起了身子，照夕尚怕她摔倒，忙伸手想去搀

她，不想却为雪勤一双玉臂紧紧地抱住了，他不由大吃一惊，却听见雪勤热情地说道：“照夕……照夕……”

照夕本想把她推开，可是不知如何，那只伸出的手，却是用不下劲，一时只觉得阵阵伤心，他轻轻地在她背上拍着，叹息道：“姑娘……不可如此……我……”

江雪勤这时把脸，整个都埋在照夕心窝里，眼泪已湿透了照夕的衣服，此时闻言后，抬起脸，苦笑道：“我知道……我如今已不配你了……可是！我不能离开你……我真后悔……”

照夕强笑地睁着眸子，他内心的痛苦，决不低于雪勤，可是他却比较理智，他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姑娘，你也没有错，这只怪我们的命……”

他轻轻地拍着雪勤的肩道：“姑娘！你要放理智些……”

江雪勤依然紧紧地偎在他怀里，过了一会儿，才慢慢收回以双腕，轻轻离开了照夕的身子，她轻轻地叹息了一下，道：“今天能看到你就够了……我回去了！”

照夕一时愕然，他怔怔地看着雪勤，见她抖颤颤地站了起来，亮晶晶的眼泪，一滴滴都落在足下，可见是伤心到了极点，照夕急促茫然地紧紧搓着双手，他心中想让她即刻就走，又想令她多留一会儿。

雪勤说完了这句话，遂自行向门外走去，照夕紧随其后，不自禁地叹道：“姑娘你……身上伤可好了？”

雪勤忽然停住步，慢慢回过头来，她张大了眸子，似现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照夕不由苦笑道：“姑娘有话请说。”

雪勤目光怯弱而羞涩地投了他一眼，讷讷道：“你此次回京，是单身一人么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道：“我沿途上，结识了一个拜弟，也就是那日与你相遇的申屠雷，怎么？”雪勤苦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却

翻了一下眼皮，又道：“另外呢？”

照夕不明她言中之意，茫然道：“另外……啊？还有申屠弟的一个书僮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雪勤已含着泪，连连摇头道：“不是……不是……”

照夕不由又是一怔，当时剑眉微微道：“那么！又是谁呢？”

雪勤抬起了头，流着泪道：“我知道……你是怕我难受，其实现在我又有什么理由管你……你也不用骗我了，我都知道，而且我已经见过她了。”

这几句话说得照夕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，当时张大了眼睛道：“你都说些什么？到……到底是谁呀？”

雪勤用手擦了一下流出的泪，接道：“是谁？姓丁的……”

照夕不由一惊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当时“哦”了一声，苦笑道：“你是说的丁裳？”

雪勤点了点头，照夕不由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完全误会了，她只是我一个小师妹……路上虽见了几次面，可是并不每日在一起的！”

雪勤只笑了笑，当然这种笑容，是极为痛苦和不自然的，照夕不由心中一动，他紧张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会认识她呢？她和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雪勤叹息了一声，摇了摇头道：“这些你都不要问了，总之！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，而且很爱你……”

照夕不由脸一红，正想问个清楚，雪勤已转过身来，向门外行去，照夕忙叫了声：“姑娘你请留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可是江雪勤头不回地就出去了，管照夕不解地追到了院中，却见她身形已纵出了数丈远以外，自是不便强留，不由感叹地道：“姑娘你多多保重，我不送你了！”

他说完了这句话，目送着雪勤不十分轻捷的影子，消失于视线之外，心中真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感伤，只怅怅地看着当头那轮皓月，不自觉地口中轻轻念道：“雪勤……雪勤……”

他用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头发，正自悲伤难遣，忽然一声冷笑自身后传来，照夕不由大吃一惊，倏地转过身来，却见丈许以外，由花园草坪中，慢慢踱出一个人来。

照夕不由退后了一步叱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这人依然向前走着，他眸子内，似像要喷出了火来，狠狠地逼视着照夕，这时照夕也看清了来人是谁了，他不由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是楚兄，午夜莅临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虽然他口中这么说着，可是楚少秋此时此刻的光临，也使他意料到决非善事。

果然楚少秋愤怒地在他身前站住了，他那一双发红的眼睛，即使是在月夜之下，亦可看到现出的是一片杀机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来做什么？你还不知道么？”

照夕心中一惊，暗忖道：“莫非雪勤来的事，他看见了么？那可难免要令他误会了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依然不动声色，沉着地道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楚少秋冷笑了一声，倏地面色一沉道：“你们做的事，我都看见了，到现在你还装不知道？”

照夕不由打了一个寒颤，心想果然这厮误会了，当时不由冷笑了声道：“你又看到了什么？你可不要含血喷人！”

楚少秋哈哈一笑道：“想不到在我面前，你还要抵赖，我且问你，方才是谁由你房子里出来的？”

照夕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你既然看见了，又何必多问，不过，你可不要误会，我们什么事也没有……”

谁知才说到此，却见楚少秋一抬右腕，寒光一闪，他手中

已抽出了一口寒光耀眼的长剑，随着一声低叱道：“管照夕你纳命来吧！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已揉身而进，身形向前一纵，已到了照夕身前，掌中剑向前一式“白蛇吐信”，直往管照夕咽喉上就点。

管照夕想不到他下手如此毒辣，竟然不容分说，下手就刺，当时也吃了一惊，足下倒踩莲枝步，向后一连退了五六步，避开了楚少秋剑尖，跟着身形下塌，“半空秋千”已荡出了丈许以外，他冷叱了一声道：“楚少秋！你且住手，等我话说完了，你再动手亦不为迟。”

可是楚少秋这一霎那，就像是一只愤怒的狼，哪里还会容他分说？

他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姓管的！今夜我看你又怎能逃开我的剑下？你还想活么？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身形再次一矮，用“花桩七跳”的身法，已把身形接近了照夕，掌中剑“春水试寒。”化成了一片寒光，直向管照夕双腿上卷去。

管照夕此刻为楚少秋逼得不由大怒，只是想到了这项误会，不得不给楚少秋解释清楚一下，因为事关着自身的英名，尤其对于江雪勤……简直是不堪设想的糟！

因此他强忍着心中的暴怒，仍然不思还手，双臂一振用“一鹤冲天”的轻功绝技，陡然把身形拔起了五丈有余，直向一堵假山石尖上落去！

他这种快捷的身手，果又使楚少秋这一剑，又落了空招，楚少秋冷笑了一声，一压剑锋，身形向下一矮，正想以“旱地拔葱”的身法，跟纵而上，管照夕却冷叱了声道：“楚少秋你且慢动手，我有几句话交待一下……”

可是，那疯狂的楚少秋，哪里又还会听他解释，他厉吼了

一声：“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，小子，你纳命来吧！”

管照夕不由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冤家，你既如此，蛮横不讲道理，我倒要看看你又有什么本事！”

他脑中这么想着，随即飘身而下，心想略给他几分颜色杀一杀他的威，然后再向他分说也不为迟。

谁知他身才飘下，楚少秋却正纵身来，二人仍是上下之势，楚少秋身形一定，只以为照夕有意避他，不禁更加暴怒，管照夕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楚少秋！我可并不是怕你，只是这事情你要弄清楚，不可含血喷人……”

楚少秋这时血液怒涨，双目赤红，哪里还会听管照夕说些什么？杀心一起，何能制止？当时在石尖之手，剑交左手，右掌已自囊中摸出了一筒“散花毒钉”，这是他近年来练的一种极为厉害的暗器，一筒十九枚，出筒如雨，且钉上喂有剧毒，见血封喉，可谓歹毒已极，因心恨照夕过甚，此刻不暇深思骤然取出，当时以右手大拇指一顶筒前铁鼻，口中一声不发，只听见“嗡”的一声，一时大处银星霍然喷出！

管照夕正自朝上发话，乍见楚少秋剑交左手，心中已知不妙。

果然见他右腕一抬，月光之下，似见一筒形物件晃了一晃，已知有厉害暗器到来，不由吃了一惊，慌忙探手摸了一大把制钱！

他这里方自摸钱在手，那大片银雨，已夹着空哨音，直向他全身上下，如同电闪星掣似的猛袭了过来！

管照夕不暇思索，叱了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随着口叱之声，右掌已用“翻天掌”式向外一翻一扬，掌中制钱，已用“满天花雨”手法打了出去，金光银雨，乍一交接，只听得一片叮叮咚咚之声，当空就像是下了一阵暴雨似，纷

纷落于尘埃。

他这种“满天花雨”的打法，果然与众不同，举掌之间，已把对方暗器全数打落，转眼烟消云散，假山石尖的楚少秋不由怔了一下。

他本就对管照夕又忌又恨，苦思着一有机会，定要置之于死地，方泄心中之恨，今夜竟合该事又凑巧，原来雪勤自见照夕之后，回家神色已不能自制，素日虽对楚少秋已甚厌恶，但却还偶有言笑，自得悉照夕归来之后，她的一切都改变了。

这些因素更令楚少秋恨上加恨，因对雪勤畏之已久，虽明知错在爱妻，却仍把一腔愤怒发在照夕身上，恨不能杀之而快。

他为人阴险，且又多谋，诡诈成性，心中愈是疑心，却反倒作出一副茫然不知神色，只于静中观察雪勤举动，也就是今夜，雪勤的烦躁与不宁，更令他起了疑心，晚饭之后，他借故外出，悄悄出门，其实他并未远离，只在附近转了个圈子，又悄悄潜回家去，偷窥雪勤举动。

果然雪勤意乱情迷，企图至管照夕处，与其私晤一吐辛酸，她匆匆换了一身夜行衣，对镜理了番妆容。楚少秋看在眼里，暗暗冷笑，已意料到雪勤要去的地方了。

当时不动声色，偷偷潜回书房，带了一剑及镖囊，依然远远地窥视着雪勤的举动。

江雪勤这时充分显出不安的情绪，欲行又止，欲止又行，似如此六七次才决心走出来，楚少秋见她四下看了一会动静，竟自施展开轻功穿房越脊而去。

楚少秋依然不声不响地随后跟踪，果然不错，江雪勤直向豹子胡同管府而来。

这条路对他二人来说，本都是轻车熟路，行追之都费不了什么力气，不消一刻到了管宅门前。

楚少秋见江雪勤果然在管府墙外驻足不行，心中本存万一的想法，也化为乌有了，当时仍然不露出身形，却暗暗算计着下手的步骤，江雪勤翻墙而入，他也翻墙而入，雪勤伏身，他也伏身，后见雪勤穿房越脊直入后院，轻车熟路如同自己家宅一般，他心中更是大大起了疑心，恨得紧紧咬着牙根，忖思道：“看眼情形，她来此已非一次……”他心中这么想着，对于管照夕更是恨之入骨，只待见到照夕之后，再暗下毒手制其死命。

他原以为爱妻此来，定是早和照夕有约在先，谁知事实竟会出人意料之外，雪勤却只是隐身在一边偷窥着照夕散步舞剑。楚少秋这才突然明白，原来爱妻竟是痴恋对方，并非有约在先，心中更有说不出的忌妒忿恨，本想当时现身而出，给管照夕一个厉害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此刻现身，定必羞辱了爱妻，即使杀了管照夕得以泄恨，可是爱妻又何能依？一个不好反倒把事情弄糟，不如待机而发，待雪勤去后，自己再下毒手，一来可使雪勤不知情，再者亦可永绝后患，何乐不为。

他这么一想，才强自忍着心中的妒恨，后见雪勤露了身形，管照夕误以为贼，竟自苦苦见逼，只因知道雪勤轻功了得，当可无虑，心虽提挂，亦并未十分在意，只暗中紧紧随定二人，谁知事情竟大非如此，等到雪勤为照夕点穴手法点倒，楚少秋已急得由树尖扑下，可是随接着的一幕幕又使他缩手不前，安心想看一个究竟。

他的愤怒，直到雪勤由照夕房中出来为止，可以说是已到了沸点了，好不容易等到雪勤离去之后，照夕随后发话，他是再也按奈不住了，这才骤出发难。

不想管照夕武功竟高超至此，自己一连几招杀手，竟是连对方衣边也没有摸着一下，那一筒散花毒钉，本有十分把握可以奏效的，却在对方满在花雨的打法之下，全数石沉大海。

这一霎，楚少秋才觉得不妙，站在假山石尖之上，几乎怔住了。

这也就应上了一句俗话“羞刀难入鞘”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，略一镇静之后，楚少秋把心一狠，因想到对方手无寸铁，自己还有长剑在手，怕他何来。

心念及此，胆力大增，当时剑交右手，足下用劲一点，以“海燕穿波”的轻功绝技，掠身而下，掌中剑“拨草寻蛇”照着照夕肩头就刺。

可是管照夕又如何会把他放在眼中，方才只是恐其误会，想把话交待清楚再动手，并非是怕他，此刻一再为他逼迫，也不由把心一横，决心先折其锐，再行定夺，是以楚少秋剑到，他丝毫不慌，左肩一晃，闪开了楚少秋剑尖，就势右掌向前一抖“浪赶金舟”，掌上挟着一股劲风，直向楚少秋肩窝就劈。

楚少秋“倒踩古井步”向后紧退了一步，可是管照夕这种手法施出来，却是非同一般，楚少秋身形方自后退，照夕已如影附形地逼了过来，二次杀腰，改掌由劈而打，容指尖已堪临到楚少秋身边，倏地指尖向上一挑，掌心向外一扬，这种内家的小天星掌力，果然是非同不小可，楚少秋竟为他这种掌力噔噔一连震退了七八步，方自拿桩站稳。

他的脸色一阵惨白，只觉得右臂火烧也似的一阵疼痛，差一点站立不住，这还是管照夕掌下留情，只想叫他知难而退，所以只施了六成掌力，打是更不是要害之处，否则楚少秋焉有命在？

管照夕掌力发出，身形绝不少缓须臾，蓦地侧身，足尖点地，轻轻向外一旋，已飘出了丈许以外，剑眉一挑冷笑道：“管某承教了！”

楚少秋此刻脸色一阵铁青，身形猛地晃了一下，嘿嘿冷笑

道：“姓管的，生死未分，你就想罢手了么？看剑！”

他此刻可是忿怒到了极点了，一拧腰到了照夕身前，月光之下，似见他面目极为狰狞，头晃处，那条大发辫唰唰一阵疾盘，紧紧地缠在颈项之上，这一次他是安心要和管照夕见一个死活，足尖一点地，用左手一托右腕，掌中剑“笑指南天”，霍地向外一点，点出了一点银星，直往照夕天庭上点来，管照夕见他竟是如此不知进退，自己在番两次让他，他竟不知，反倒恼羞成怒，要和自己拼命，心中不禁也动了真怒，冷笑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可怨不得我管照夕手狠心辣了！”口中这么说着，用“推肩旋首”之法，把头硬硬向肩后错开了半尺许，楚少秋可就走了空招了。

可是也休要轻视了楚少秋，原来他于连次落败之下，已试出了对方确有惊人绝技，自己如不施出生平绝学，只怕眼前就大大出丑了。

他因有见于此，这才把师父的一套“影子剑”施展了出来，这套剑招厉害的是，每一招都连带着一虚一实二式，实中虚，虚中实，确实令人莫测高深，当初师传时，曾告以这套剑法过于毒辣，非遇深仇大恶，生命垂危之时不可轻用，以免授武林正道以口实！

此次若非心恨照夕过甚，也不会就施也这种救命绝学，这种剑招一撒出来，果然是厉害万分！

他这一招“笑指南天”原是一诱招的虚式，旨在掩饰其下一招“金蜂戏蕊”，管照夕一时疏忽，竟是没有料到，见他剑到，方自吸肩推首，不想那楚少秋狞笑了一声，并不把掌中剑收回，只见他就空一拧剑把，掌中剑就着原式，从上至下，绕起了一片寒光，剑身如星丸跳掷，点中胸，挂两肩，这一招施得可是厉害万分了。

管照夕惊心之下，才知对方竟施了杀手，一时大有措手不及之态，惊慌中想以“金鲤戏波”的身法，来躲他的剑招。

可是饶你闪身再快，因是无意之间，已显得慢了一步，右肩虽闪了开来，左肩却因收肩慢了一步当时只觉一冷，心知不妙，当时也顾不得察看伤势如何，惊怒中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你竟敢下毒手？好！”

随着楚少秋剑光吞吐之势，管照夕已如同秋风扫落叶似的飘身而出，就手一摸那只左肩头，只觉得十分酸痛，侧首一看，见中衣已为剑尖划开了三寸许的一道大口子，鲜血弥弥浸出，虽说伤得不重，可也算挂彩了，想到自己一时心怀仁厚善，却反倒险些丧命，一时间，不禁怒上发梢。

当时也顾不得伤势如何，身形一矮，怒叱声中，已自腾身而起，直向楚少秋当头罩下。

楚少秋想不到一剑奏功，见对方既已负伤，心中大喜，此刻见他不但 not 逃，却反倒向自己迎来，不由正合心意狞笑声中，掌中剑“举火烧天”，倏地向上一举，管照夕此刻心情，可不似先前那么大意了，见他剑到，已心料到怕另有别招，不待身形降下，倏地就要吸胸挺脊，滴溜溜在当空打了个螺旋转了，如同四两棉花也似的，直向一边飘落了下来。

果然楚少秋剑已变“举火烧天”为“撩星摘斗”，于丈许空中点出了三朵剑花，管照夕此刻已不存丝毫容让之心，把师父的一套“燕青十八般闪避”施展了出来，处上退身，竟是反退为进，改守为攻，虽然空手对招，可是却丝毫不露败象。

二人这一动上手，只见寒光闪闪，人影飘飘，紧急处可真有一羽不能加，虫蝇不能落之势，刹那之间，已对了二三十招。

倏地往里一合，楚少秋走中锋，是分心就刺，管照夕却是沉身下掌，直劈楚少秋小腹，二人都是施的杀手，谁也不肯相